

無從抵抗的悲劇：

論《太陽照常升起》中角色身處的規訓社會

一、前言

電影《太陽照常升起》¹採用非線性、無主角的方式述說著四段相關聯的故事，四段故事主題分別為「瘋」、「戀」、「槍」、「夢」，採 4123 的時序安排。姜文導演在電影文本中透過無所不在的符號、情節、角色與場景，呈現出社會規範、權力、政治與情慾等不同面向的隱喻。

本文以傅柯於《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²一書中提出的「規訓」概念，嘗試解釋電影文本的劇情與隱喻背後意涵，並配合書中「懲罰」、「權力」與「知識」等概念輔助解讀「規訓」的建構與展現。姜文導演善於透過電影呈現虛實並存、與真實世界不同卻又極其相似，給人一種熟悉卻又諷刺的電影世界。電影中有著想脫離規訓卻又失敗的「瘋媽」、身為權威卻不自由的「唐叔」、由上述兩者結合的產物「小隊長」。電影藉由三位電影角色展現了規訓如何作用在個人身上，以及個人面對、或著擺脫規訓時將面對的困難。

本文研究姜文導演拍攝的電影《太陽照常升起》，以傅柯於《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提出的「規訓」概念，藉由單一角色的脈絡研究電影所呈現的社會對個人的控制與影響能力，以及電影中描繪出的規訓社會輪廓。本文嘗試釐清電影角色面對著怎麼樣的規訓，角色與規訓之間又有何種關係，最終回答電影中呈現出怎麼樣的規訓社會，這個規訓社會中的個人又處在何種處境？

本文第一節為前言，簡介本文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主張與章節架構；第二節為文獻回顧，整理傅柯的理論內容，聚焦在「規訓」概念上，討論與電影《太陽照常升起》的關聯，並透過前人對此電影的先行研究，了解電影中所呈現的隱喻與角色間的權力關係；第三節至第五節為本文正文，以單一角色視角分別探討電影中規訓社會下的三位角色如何面對規訓，以及電影角色所受的規訓與其面對方式；第六節為結論，對本文的研究內容與主張作一個結論，並提出本文在研究上的不足與限制。

二、文獻回顧

(一)《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中的「規訓」概念

傅柯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書中以邊沁提出的全景敞視建築

¹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英皇電影，2007）

²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臺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

(panopticon) 概念，用以描寫規訓為何物。全景敞視建築基本構造為下：

四周是一個環形建築，中心是一座瞭望塔樓。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戶，對著環形建築。環形建築被分成許多小囚室，每個囚室都貫穿建築物的橫切面。各囚室都有兩個窗戶，一個對著裡面，與塔的窗戶相對，另一個對著外面，能使光亮從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³

當中的被囚禁者無法在任何時候察覺瞭望塔樓中是否有人正在觀看、審視著自己，因此會無時無刻使自己符合規定、表現良好並完成自己的工作，即「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和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權力自動地發揮作用」。由此達成權力是可見的且又是無法確知的，並進一步使權力自動化，由誰掌握權力已然不重要，瞭望塔樓中甚至不需要有人待著，只要被囚禁者相信當中可能會有人，便能生效，同時每個人也都可以是塔樓中的監控者，代表每個人隨時處在被監視和監視別人的狀態中。一個人被社會中的他者集體監視，同時自己也是這個集體的成員之一。傅柯認為全景敞視建築是一種被還原到理想狀態的規訓權力機制示意圖，現實中不可能完整還原，應把此概念當作一種用以控制常人、改造非常人（例如瘋子、病人）的技巧，也是一種行使權力的軌道。⁴

規訓在書中亦被譯作「紀律」，規訓就是社會權力對人體和心靈（諸如道德觀、價值觀與行為準則）的控制。規訓權力的主要功能是訓練，透過層級監視、規範化裁決以及檢查，對人們進行分類、解析與區分，把人放到適合、對社會整體有效益的位置。⁵

除了上述介紹的「規訓」概念，書中亦提到「懲罰」、「權力」與「知識」等概念。首先，在歷史的演進上，懲罰的目的已從君主的報復轉為保衛社會，這在某個意義上變得更可怕，犯人或被懲罰的人對抗的不再是君主一人，而是整個社會中的他者。在此脈絡下出現了這個被視為自然而然的現象：「罪犯被視為公敵，鎮壓罪犯符合全體的利益，因為他脫離了契約，剝奪了自己的公民資格，顯露出似乎是自身的某些野蠻的本性。」⁶由此，懲罰不僅擁有了維持社會利益的正當性，也將社會利益優先的原則內化至個人的道德觀，成為規訓權力在個人心靈的作用結果。

再者，權力能夠產生知識，知識能夠擴大和強化權力機制，並且權力和知識兩者通過把人體變成知識對象而控制和征服人身，規訓因而透過監視、規範化裁決與檢查，將個人視為被征服的客體加以控制，形成權力與知識相互建構，兩者共同合理化規訓，而規訓通過懲罰展示其自身必要性的相互關係。本文將以此關係為前提，分析電影中所呈現的象徵、隱喻以及角色劇情，以單一角色

³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99—200。

⁴ 本段內容改寫至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201—214。

⁵ 本段內容改寫至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71—191。

⁶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98。

的角度討論規訓對個人的控制。⁷

（二）從前人研究看《太陽照常升起》中的權力關係

王志於《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⁸論文中聚焦討論姜文導演於 1995 年至 2014 年導演的五部電影，包含本文所研究的電影《太陽照常升起》。該論文分別依「瘋」、「戀」、「槍」、「夢」四主題解析五部電影中呈現的權力關係，而此四主題亦是《太陽照常升起》中的四個段落主題，且該論文所研究的權力關係與本文相同，奠基於傅柯提出的「規訓」概念，即「社會權力不斷對人類進行規訓，規訓不成，則進行懲罰」⁹。

傅柯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書中將現代社會比做一個監獄，該論文嘗試將電影中的瘋子解讀為處於傅柯的監獄之外的形象，且認為姜文導演在電影中建構出一個徹底脫離規訓權力機制的烏托邦世界。本文認同該論文對瘋子形象的解讀，但在後者的看法上稍有歧異，本文認為電影中並沒有呈現「徹底脫離」規訓權力機制的烏托邦世界，反而在許多符號象徵、隱喻、劇情當中不斷展現規訓的存在。再者，該論文認為規訓權力無法容忍瘋子的存在而將他們邊緣化，是因為瘋子具有「非理性」的特徵而難以訓服，然而本文依據電影劇情脈絡分析瘋媽的轉變後，認為在電影劇情的框架中，瘋子並不是「非理性」的，而是急切希望脫離規訓的控制且付諸行動，因而難以掌控。

上述雖指出本文與前人研究有著部分歧異，但對於傅柯「規訓」的解讀大抵相同，因此本文於正文中將不時引用該論文的解讀，嘗試以此為基礎進一步討論，以各個電影角色分開討論的方式，將單一電影角色視為傅柯理論中的個體，並於各個電影角色的討論中藉由時序的先後，重點分析各角色的變化與規訓對其產生的影響。

三、受規訓制約的權威：唐叔

（一）軍人、老師、阿廖沙：話語權與倒塌的權威

唐叔在電影中有著許多身分，曾是抗美援朝的志願軍人、是老師、也是小隊長的生父。軍人與老師有著一個共同點，即都是權力機構中的一員。在這之中，老師是學校這個權力機構中持有權力規訓學生的一方。另外，電影中透過瘋媽與小隊長的一段對話展現唐叔過往身為軍人在社會中擁有的話語權：

瘋媽：你爸說，台下有上千人，他只看見我，只盯著我，只給我一個人作報告，報告一完他就只跟我一個人握手，全校的人都圍著我們。

⁷ 本段內容改寫至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26、98、184。

⁸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⁹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15。

小隊長：我爸這麼厲害？¹⁰

從台下上千人聽著唐叔報告，可以了解從前的唐叔在這社會掌握著一定程度的話語權，也就意味著可以對社會的規則和秩序進行制定。¹¹

電影中除了透過職業、身分向觀眾傳達唐叔在這社會所處的地位與權力外，亦藉由「阿廖沙」這個名字，表達唐叔這個角色所指的意涵：

瘋媽：你爸……叫……阿廖沙。

小隊長：我爸叫阿廖沙？

瘋媽：你爸不是蘇聯人。……現在，你知道你爸是甚麼模樣了吧？¹²

對於「阿廖沙」這個蘇聯名字，建立在王志在其論文中對其的解讀，可以看作在 1976 年的時代背景下，中蘇已交惡多年，蘇聯已經從中國社會主義老大哥形象變成了需要批判的「蘇修」，而將唐叔稱作阿廖沙象徵著唐叔與蘇聯相同，在過往處在權威地位並擁有一定的話語權，但如今已是一個倒塌的權威，也因此在此劇情第三部分「槍」的開頭可以看到唐叔至山村「勞改」。¹³

（二）打獵與槍：規訓權力的建構與象徵

了解唐叔在劇情第三部分的開頭已是一個倒塌的權威，那麼為何唐叔在後段劇情仍展現出碩大的權力，且能夠成為帶領村中孩童打獵的權威呢？規訓是被建構的，規訓即「操練」¹⁴，而唐叔每天帶領村中孩童上山即是長期且重複的操練。透過這種操練，權力能夠使個人在身體或心靈順應社會規訓，例如「聽到號角就行動」、「孵小鳥的不能打」、「搞對象的野雞不能打」¹⁵等打獵的「紀律」也就是規訓。

唐叔之所以能擁有權力對孩童進行操練，是因為唐叔擁有「槍」，如同電影第三部分主題，槍是本部分劇情，也是唐叔權力的核心體現。王志在其論文中認為：「武器是統治階層壓迫被統治階層的工具，且可以直接針對身體進行規訓與懲罰，因此，武器也成為社會權力的象徵。」¹⁶結合傅柯與書中提及的概念，由於規訓與懲罰是社會全體共享且共同參與的，因此本文將電影中的槍詮釋為「社會對規訓不成的對象實踐懲罰並向成員展示規訓權力的工具」，在此詮釋下，持槍的唐叔即是規訓權力的代理人，因而擁有權力。由此可知，雖然唐叔已是倒塌的權威，但仍留有社會規訓的代理權力，因此得以對他人進行操練建立紀

¹⁰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24：51—00：25：10。

¹¹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36、37。

¹²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26：38—00：27：13。

¹³ 改寫自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37。

¹⁴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37。

¹⁵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1：17：26—01：17：31。

¹⁶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77。

律並規範他人。

（三）被打下的飛鳥與勞改：懲罰的實踐

「槍」在意象上象徵著社會權力，在實務面上亦有著實踐懲罰的作用，論及懲罰的實踐與其意義，電影第三部分開頭有著貼切的呈現：

小隊長：是野雞。

唐叔：能打嗎？

小隊長：天上飛的沒人管。

隨後唐叔開了兩槍打著了野雞並抓了回來。

唐叔：還活著，還活著。¹⁷

這段劇情若放在規訓與懲罰的脈絡下來看，唐叔之所以要以槍打下野雞並抓回來，是因為野雞在天上飛管不著，身為擁有社會規訓代理權力的權威者來說，不能管不著，如果管不著就意味著權力在該對象身上無法作用，沒了規訓也意味著脫離了社會成為敵人，因此唐叔透過槍打著了野雞，對這個脫離規訓者實施懲罰，並將其帶回社會規訓之中。被打著的野雞帶回來時是活著的，而唐叔也對此感到雀躍，即是因為懲罰的目的不是排除異己，而是希望將異己納入規訓，讓其成為社會的共有物，因此，帶回來並活著是好的，若死了就代表社會喪失一個共有物，是沒有效益的。

再來將視角放到唐叔，唐叔以槍「懲罰」野雞時，自身也遭受上級對其的懲罰：勞改。由此得知身為權威的唐叔仍服膺在規訓與懲罰的體制下，擁有權力懲罰下層，也會被上層懲罰，如此看來可能會得出最頂端階層即不會遭到懲罰，但其實不然，最頂端階層擁有的權力與唐叔擁有的權力本質上相同，皆是社會所賦予的代理權力，因此，最頂端階層的人們亦服膺於規訓與懲罰的體制下，人人處在「全景敞視建築」¹⁸當中。

（四）成為規訓與懲罰工具的唐叔

第三部分故事後段當小隊長與唐嬸偷情被唐叔得知後，唐叔隔天清早與唐嬸的互動如下：

唐叔：過來，有話跟你說。

唐嬸：不。

唐叔：過來！

唐嬸：不！

唐叔：過來！

¹⁷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1：09：38—01：10：12。

¹⁸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99。

唐孀：不！

唐孀將煮好的粥和配料放至唐叔面前並下跪。

唐孀：唐老師…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唐叔把粥吃完。

唐叔：知道嗎？你這麼做是要出人命的。

唐叔說完便提槍而走。¹⁹

此段對話不僅展示唐叔身為權威的話語權與審判權力，更呈現出身為違反社會規訓的唐孀自知犯錯而將對自身的審判權力交予權威施以懲罰的現象。對話的開頭唐叔叫唐孀過來找他，唐孀卻屢次拒絕，藉由唐孀的拒絕與緊張的口吻，透露出唐孀身為被懲罰者害怕被社會規訓懲罰，最後卻因身心已順應於社會，而主動下跪求罰。而唐孀稱唐叔為唐老師，代表在唐孀面前的已不是愛人，是代理社會規訓有權對自身審判並懲罰的權威。

唐叔提槍而走後，下一幕即是小隊長在霧中被唐叔以槍瞄準頭部：

唐叔：你找死。

小隊長：我是找死，但我有一件事不明白。

唐叔：說。

小隊長：唐叔，什麼是天鵝絨啊？

唐叔：你已經死了，用不著給自己找藉口。

小隊長：我不是在找藉口，你可以現在就打死我，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是天鵝絨。

唐叔：好，我可以告訴你，那就是他媽的一快布！

小隊長：布？

小隊長驚訝地跌下又站起身。

小隊長：怎麼會是一快布呢？

唐叔：不明白是吧？好，我找來給你看，但是你記著，看見天鵝絨的那天，就是你死的那天。

唐叔收起了槍並至北京尋找天鵝絨。²⁰

對話中小隊長之所以詢問唐叔什麼是天鵝絨，是因為小隊長與唐孀偷情時，唐孀對小隊長說：「你唐叔說我的肚子像天鵝絨。」²¹根據這段對話與當中天鵝絨的象徵，王志在其論文中認為：「天鵝絨象徵著社會秩序，小隊長對於什麼是天鵝絨感到疑惑，代表小隊長對社會秩序本身提出質疑，也是對唐叔話語權的質疑。」²²然而，唐叔卻沒有開槍，而是嘗試解答小隊長的疑惑。對於唐叔不開槍，

¹⁹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1：28：03—01：30：08。

²⁰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1：30：27—01：31：41。

²¹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1：27：26—01：27：30。

²²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61。

王志將其解讀為：「因為社會秩序要人心服口服，它（規訓與懲罰）首要的任務是規化人，而不是抹殺人。」²³同時，此段劇情頻繁地將槍與唐叔結合成黑影，比喻此時的槍與唐叔並無二致，皆是社會規訓用以維持社會秩序的工具。對於此畫面，王志認為：「槍既控制小隊長，也同樣控制唐叔，二人面對槍，也就是面對權力，除了服從同樣毫無辦法。」²⁴



圖一：一體化的槍與唐叔²⁵

唐叔在找天鵝絨的過程中將此事放下回到了村，²⁶給唐孀和村中孩童都帶了禮物，然而此時小隊長卻自行找到了天鵝絨並最後一次挑戰著社會規訓：

小隊長：我也去外地了。你沒找到我找到了。你看是這個嗎？

唐叔轉頭望了一下小隊長手中的天鵝絨，又轉頭離去。

小隊長：可是你老婆肚子根本不像天鵝絨！

一聲槍響。²⁷

原先唐叔已不再想殺小隊長，但小隊長最後的挑釁卻直接觸犯到社會規訓的底線。²⁸社會給予唐叔代理的規訓與懲罰權力，其中包括話語權與審判權等權力，而小隊長說出「你老婆肚子根本不像天鵝絨」時，便是以最為直接的方式質疑唐叔以及其身後整體社會的話語權，同時，小隊長手拿天鵝絨向權威說出「你沒找到我找到了」這句話，亦有著挑戰社會秩序的意涵。因此，身為維持社會秩序工具的槍（唐叔）便立即對小隊長施以懲罰。

四、瘋子與權威的孩子：小隊長

²³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61。

²⁴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75。

²⁵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1：30：33。

²⁶ 對此過程與其中的隱喻詳見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62、63。

²⁷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1：35：04—01：35：35。

²⁸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63。

（一）失序與守序的選擇

小隊長生於火車鐵道與群花之間，鐵道在此可以比喻為現代的秩序，群花則可以比喻為自然狀態下的瘋狂，將此作為小隊長的出生畫面反映著小隊長身為權威（唐叔）與瘋子（瘋媽）的孩子，生來便需要在秩序與失序間做出選擇。



圖二：生於火車鐵道與群花之間的小隊長²⁹

小隊長從出生開始便是由瘋媽一手帶大，成長過程中少了權威的介入也代表被社會規訓影響較小。小隊長對於父親感到好奇，詢問瘋媽父親的模樣：

小隊長：他什麼模樣啊？

瘋媽：你的模樣減去我的模樣，就是他的模樣。³⁰

王志認為瘋媽的回答代表著小隊長的模樣介於失序者（瘋媽）與秩序制定者（唐叔）之間，因此未來必將選擇自己走向哪一邊。³¹

電影第一部份小隊長在學算盤劇情的人物對話如下：

老師：七六五四三二一，乘以一二三四五六七等於幾？

小隊長笑了一聲。

老師：你笑什麼？

小隊長：我沒笑什麼。

老師：你怎麼又不笑了？

小隊長：我笑完了。

老師單手用力拍了桌子。

老師：你笑完了？我還沒笑完！再用算盤給我打出「提高警惕保衛祖國」。

小隊長照做。

老師：你打什麼？

²⁹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1：50：34。

³⁰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23：58—00：24：04。

³¹ 改寫至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37。

小隊長：提高警惕保衛祖國！

老師：算盤能打出字嗎？

小隊長：你叫我打的。

老師：我讓你打的？我讓你打不出，譁眾取寵、幹私活、掙私錢，只能被開除！

老師將算盤丟了出去。³²

這段對話中算盤代表著秩序，老師代表著權力機構中的代為施行規訓權力的角色，小隊長是被規訓的個人。對話中老師擁有權力，說什麼小隊長就要做什麼（算乘法、不能笑、用算盤打字），且老師在對話中對小隊長表現出反反覆覆以及刻薄的態度，呈現個人面對規訓所會遭遇的困境。另外，老師要求小隊長打「提高警惕保衛祖國」並說：「譁眾取寵、幹私活、掙私錢，只能被開除！」無疑是規訓藉由權力向個人教授對社會有利的觀點與道德觀。老師將算盤丟出窗外後，瘋媽進來將小隊長帶走：

瘋媽：走！就這幾個字，媽也能教你。

瘋媽拉起小隊長走了出去。

瘋媽對老師說：你也不是什麼都懂！³³

從對話中可以看出瘋媽對於規訓權力（老師）的質疑，小隊長因此被動地脫離了權力機構。離開學堂後，小隊長接觸到瘋媽「失序」的思想：

小隊長：那我還夢見我不用上學呢。

瘋媽：是不用。

小隊長：那老師會開除我的！

瘋媽：開除？那我先把他開除了！

小隊長：媽，真的？

瘋媽：真的。

小隊長：好！開除、開除、開除…³⁴

在瘋媽的引導下，小隊長第一次在「失序」與「守序」間選擇了前者，也代表小隊長至此開始逐漸遠離規訓的影響。

小隊長的第二次選擇是由李叔這角色所帶出。李叔是警察，因為瘋媽在樹下挖坑而前來關心：

³²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02：26—00：02：52。

³³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03：03—00：03：09。

³⁴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03：28—00：03：40。

瘋媽：李從喜（李叔）！

李叔：哎呀，嫂子！

瘋媽對小隊長說：快叫你李叔啊！

小隊長：李叔！

瘋媽：他（李叔）是好人啊，要不是他，我這一輩子都找不到這地方！

那時候你是個小警察，風也大，雨也大，都快把你給嚇哭了！

李叔：一晃十幾年我又調回來了。

瘋媽：你調走過？

李叔：可不是嗎？在邊境上幹了十幾年，你看！混了四個兜，現在回老家了！哎，嫂子…這棵樹…你也不能把它刨了吧？³⁵

原先瘋媽看見李叔對其十分熱情，但聽見李叔混了四個兜後心情便沒那麼好了。十八年前李叔幫助走投無路的瘋媽母子來到村子，那時候李叔只是小警察，權力小的同時也代表較遠離社會規訓，因此瘋媽對其感到親切。然而李叔混了四個兜，「從秩序遵守者變成了秩序制定者（權威）」，³⁶使瘋媽將如今的李叔與規訓劃上等號。與李叔分別後，瘋媽對小隊長說：「他（李叔）犧牲了。」此處的「犧牲」是指瘋媽中的印象中的李叔死了，也是指李叔已完全服膺於社會規訓。回到住處後，瘋媽說服小隊長李叔已經犧牲，對話如下：

瘋媽點燃火柴。

瘋媽：伸手，閉眼。

瘋媽將點燃的火柴放進小隊長指縫中，小隊長燙的大叫並扔了火柴。

瘋媽：疼嗎？

小隊長：疼！

瘋媽：但是你李叔就不知道疼，他能把菸頭上的火一直抽進肚子裡不痛，為什麼？他犧牲了，別不相信你媽跟你說的話。

小隊長臉色驚恐。³⁷

至此，小隊長相信李叔已經犧牲，對此感到驚恐，而瘋媽將火柴和頭上的火比喻規訓權力與個人內在、身體的衝突，一開始碰到是會痛的，但「犧牲」後就不會痛了。與第一次選擇相同，瘋媽在這之中扮演著引導小隊長選擇「失序」的角色。

當小隊長追尋瘋媽的腳步來帶到林間小屋並遇到李叔後，便驚恐地跑走。王志認為：「一方面是象徵失序的林間小屋，一方面是象徵制序制定者的李叔，小隊長在二者之間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所以，風也似地跑開了。」³⁸本文認為，

³⁵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12：40—00：13：12。

³⁶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38。

³⁷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13：50—00：14：34。

³⁸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39。

雖然小隊長在第二選擇並未明確表現出要走向「失序」或「守序」，但小隊長已經對代表著社會規訓的李叔感到驚恐，因此未來亦難以順應規訓，而小隊長不久後便會因為不順應、甚至挑戰規訓而遭受懲罰。

（二）挑戰規訓權力而遭受的懲罰

小隊長在電影中有兩次直接挑戰社會規訓，第一次是與唐嬌偷情，第二次是質疑唐叔的話語權（不像天鵝絨），而小隊長因此立即受對懲罰。³⁹第二次與第一次的差異在於是否有直接侵犯規訓權力。小隊長第一次挑戰規訓時，雖然違反、破壞社會秩序（偷情），但並未直接影響社會秩序背後的規訓權力；而小隊長第二次挑戰社會規訓時，其挑戰對象並非表面的社會秩序，而是建構出社會秩序與規範的規訓權力。「唐叔擁有社會規訓給予的代理權力，因此得以對他人進行操練建立紀律並規範他人。」⁴⁰因此小隊長質疑唐叔的話語權，並嘗試取代唐叔的話語權時，便是直接侵害規訓權力

綜觀小隊長與社會規訓的互動，首先，小隊長生來便介於失序與守序之間，在成長過程中權威的缺席，加上瘋媽一次次的引導，最終遠離、不順應規訓，甚至直接挑戰規訓，並在最終被規訓權力懲罰，體現出社會如何處置嚴重偏離規訓的個人。

五、 個人對抗規訓的悲劇：瘋媽

（一）瘋狂的開端與主動瘋狂

王志在其論文中將「瘋子」定義為一種游離于社會規訓之外的形象，並認為「瘋子」不是被懲罰的，而是被放逐的，原因在於他們難以被改變，瘋子既無法成為社會所需的生產力，也會危害社會秩序的運作，因此社會無法容忍瘋子的存在，將他們邊緣化。⁴¹

電影的開頭敘述著瘋媽夢見鐵道上一雙長著黃須子的魚鞋，瘋媽醒來後便赤腳走去買了一雙與夢中一樣的鞋，但在不久後魚鞋不見了，而瘋媽也從這時開始瘋狂。鞋子包裹著腳，在舊時中國社會有著限制女性行動，使女性符合當時男性想像的功能，與規訓相似，「規訓造就了柔順的身體，並對人體的運作加以精心控制。」⁴²因此本文將此處的鞋看作社會規訓，而瘋媽夢見長著黃須子的魚鞋並將其遺失，王志將此解讀為：

在夢裡長著黃須子的魚鞋是一種夢幻的、自由的社會的象徵，但是瘋媽卻將它丟了。瘋媽為此十分激動，從此不再穿鞋。這是一種瘋媽擺脫不自由的社會規則秩序的方式和抗爭。瘋媽在一開始就表明了姿態，也就

³⁹ 詳見本文第三節第四小節。

⁴⁰ 詳見本文第三節第二小節。

⁴¹ 改寫自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17、20。

⁴² 改寫自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38。

是說瘋媽藉由發瘋來和社會秩序進行對抗。⁴³

在王志的解讀下，「不再穿鞋」和「發瘋」被看作一種對社會秩序的主動對抗，並且可以藉由一段對話可以了解瘋媽的心態：

瘋媽：媽瘋嗎？
小隊長笑而不答。
瘋媽：瘋嗎？
小隊長：有時候。
瘋媽：瘋不瘋？
小隊長：不瘋。
瘋媽：瘋。⁴⁴

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出瘋媽是主動投入瘋狂。然而，本文認為瘋媽是透過「不穿鞋」使自身能在身體層面脫離規訓的掌控，並藉由「發瘋」嘗試在精神上逃離規訓的控制。瘋媽希望以這兩個行動使自己在身心靈徹底脫離規訓，而不是與規訓進行對抗。

當小隊長叫醒瘋媽，說出自己找回魚鞋以及王叔找到自己回去當會計時，瘋媽將小隊長的算盤拋上高空將其摔碎，並對小隊長說根本不是那雙鞋。⁴⁵此處瘋媽之所以摔壞算盤，是因為小隊長拿著算盤說出要回去當會計，即重回規訓的掌控下。從本文第四節中論及小隊長成長歷程時可以發現，瘋媽不斷引導小隊長脫離規訓，由此可知，瘋媽除了希望自己能從規訓中解脫，也希望小隊長能盡早看清這個充滿規訓權力的世界，因此才將小隊長手中象徵著秩序的算盤摔碎。而瘋媽之所以對小隊長說根本不是那雙鞋，原因在於瘋媽遺失的鞋僅僅是表象，瘋媽真正遺失的是「遵循社會秩序與規訓的服從心理」，而這種心理並非輕易能夠找回的。

（二）被強制重返規訓社會的瘋子

電影中瘋媽對小隊長講了一則故事：

井邊站著一傻子，盯著井裡念叨：「十三，十三……」樹上的瘋子看見了，跳下來問他：「你念叨什麼呢傻子？」傻子白了他一眼，接著說：「十三，十三……」瘋子納悶地朝井裡一看，傻子一抬腳，撲通！瘋子就掉了進去。傻子接著說：「十四，十四……」⁴⁶

⁴³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33。

⁴⁴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23：14—00：23：30。

⁴⁵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07：59。

⁴⁶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10：10—00：10：45。

在這則故事中，「井」暗指社會本身，「井」的內部即是一個規訓社會，井邊的「傻子」暗指握有規訓權力的權威，樹上的「瘋子」則暗指瘋媽這類遠離社會規訓掌控的瘋子。故事中傻子不斷重複一樣的話語隱射規訓對個人的塑造是「不間斷的、持續的強制」；⁴⁷而瘋子因納悶而朝井裡看去，並被傻子踢進去可以看作權威透過規訓權力將遠離或甚至脫離規訓的異類強制重返規訓世界，使異類重新陷入一種「全面持久、不可分解的、無限制的支配關係」。⁴⁸

在電影第一部份末段，瘋媽突然變回「正常人」，與小隊長對話如下：

瘋媽：看見沒有？我好了。這些日子我出了毛病，好像……好像差點瘋了是吧？

小隊長：是有人這麼說你。其實……其實沒事，媽。

瘋媽：好像是因為一條魚？

小隊長：是因為一雙鞋。

瘋媽：一雙繡著魚的鞋？

小隊長：嗯。

瘋媽：哦，那就對了。

小隊長：其、其實……

瘋媽：其實，我啥也沒丟。瞧，不就在這兒嗎？我好了。說我這些日子瘋癲癲的，還每天…每天都打你好幾個耳光？

小隊長：也不是每天。

瘋媽：你過來，我摸摸。算起來，也打了你上千個耳光吧？

小隊長：嗯……也、也沒有那麼多。

瘋媽：不打你了。從今天起，我再也不打你了，啊！真的，不打了。

小隊長：你要願意打就打吧。真的沒事，媽。

瘋媽：不耽誤你的事了，去忙吧。

小隊長：媽，我不忙。

瘋媽：你還不忙？

小隊長：我跟你再聊會。

瘋媽：人家讓你當會計，看你有個瘋媽，又讓你當了小隊長。

小隊長：不是因為你瘋。

瘋媽：看，你也覺得我瘋了吧？也差不多，是差點就瘋了。你……你好像今天要去接什麼人？

小隊長：對，有人下放來我們這裡。

瘋媽：去，快去接。人生地不熟的，不接不行，走錯了地方，那就壞了。

小隊長：我知道我知道。

瘋媽：啊？

⁴⁷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37。

⁴⁸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37。

小隊長：我說，我知道，我知道。

瘋媽：哦，我今天啊，哪也不去了，不上樹，不刨坑，不打人不罵人。你呢，快去接人，我在家等你。就坐在這兒等你，等你回來，咱們再接著聊。

小隊長：我走了，媽。⁴⁹

瘋媽在此段對話中穿著軍服和魚鞋，而軍服象徵著秩序與紀律，即規訓的其中一個樣態。結合對話（不瘋了）可以推測此時的瘋媽想要或已經回歸規訓社會，且從電影劇情可以了解，小隊長去接的人便是被懲罰下鄉勞改的唐叔，從對話中可以看出瘋媽知道唐叔前來的消息，並對此感到期待與雀躍，多年未見的愛人的到來，使瘋媽重新變為「正常人」的樣貌。唐叔的身分除了是多年以前瘋媽的愛人之外，在電影中更是一個權威，因此瘋媽變回正常人的轉變可以看作受到權威與規訓權力的影響而脫離瘋狂。這種被權威影響的模式與瘋媽講的「樹上的瘋子」故事相同，乍看之下瘋媽是主動脫離瘋狂，但與樹上的瘋子一樣，都是受規訓權力的影響。傅柯提到規訓權力會在被囚禁者（被規訓者）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和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權力自動地發會作用。⁵⁰本文認為瘋媽對唐叔的愛隱喻著個人天生對社會規訓的追求與服從心理，瘋媽被這種情感持續且長遠的驅動著，而瘋媽也對此有所察覺才會說出「我啥也沒丟」，並最終導致瘋媽被規訓權力強制重返規訓社會。

（三）個人擺脫規訓的方式：瘋與死

瘋媽原先藉由「發瘋」嘗試逃離規訓的控制，但發瘋後僅僅暫時遠離社會規訓，仍未真正脫離其中，導致瘋媽仍受權威與個人天性中對社會規訓的追求影響，而重新回到規訓社會。但是當瘋媽帶著期盼的心情回到社會時，社會卻沒有接受瘋媽的歸來。瘋媽等待著唐叔的到來，但唐叔卻帶著妻子前來，瘋媽也因為失去變成與維持成「正常人」的意義而邁向死亡。

由於對回歸社會的期盼落空，並且瘋媽了解「瘋」無法徹底脫離社會規訓，因此瘋媽最後選擇「死亡」作為最終手段。瘋媽死亡的場景中並未出現瘋媽的身體，僅出現瘋媽身上的軍裝、魚鞋、褲子在河流中飄揚，象徵著瘋媽已經真正脫離過往束縛自己的規訓（紀律）與社會秩序。王志認為瘋媽死亡的場景象徵著瘋媽達成了「真正的死亡」，真正的死亡不會留下任何痕跡，因此瘋媽才得以從規訓社會中脫離。⁵¹

瘋媽的死亡揭示出個人無法徹底擺脫規訓，瘋媽雖以「真正的死亡」成功擺脫，但這種死亡在一個現實社會中是難以達成的。社會中的個人死亡必會留下財產、遺物、著作、思想等有形或無形之物，這些都會持續存在於社會之中，

⁴⁹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32：25—00：35：39。

⁵⁰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201。

⁵¹ 改寫自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34。

且多數社會中皆有著葬禮習俗，葬禮習俗便是對死去肉體進行的規訓。因此，本文將瘋媽的死視作姜文導演對於規訓在個人身上的不可脫離性所作出的反抗。

六、 結論

分開探討電影中唐叔、小隊長、瘋媽所面對的規訓，唐叔雖身為權威，是秩序制定者，卻仍受規訓控制，權威僅僅是規訓權力的代理者，是社會對他人進行規訓與懲罰的工具；小隊長生來便介於秩序與失序之間，在瘋媽一次次的引導下而遠離規訓，甚至對抗權威與規訓權力，最終被社會規訓所制裁，死在身為懲罰工具的生父手裡；瘋媽一開始無法順應規訓，主動選擇「發瘋」使自己處在社會的邊緣以遠離規訓的掌控，卻未真正從中脫離，仍被強制重返規訓社會。然而規訓社會並不接受瘋媽的回歸，因此瘋媽最終藉由不可能實現的「真正的死亡」才得以從規訓權力的控制下解脫。

從規訓在上述三位角色身上的作用與影響可以得到一個電影中特有的規訓社會：這個規訓社會將社會中的每個人（權威、瘋子、顛覆規訓者）置於控制之下，個人無法徹底脫離規訓社會，遠離規訓的個體仍會被規訓權力持續控制，最終回歸社會，而對抗規訓的個體將會被規訓權力懲罰。上述在電影中所呈現的規訓社會符合傅柯在書中描述的「全景敞視建築」，⁵²規訓權力已然自動化，⁵³誰來行使權裡不再重要，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被客體化，陷入被規訓分類、解析、區分的悲慘處境，唐叔只是規訓權力的工具、瘋媽只是需要被重新納入控制的異類、對抗規訓的小隊長則只是需要被懲罰的對象。受規訓控制的個體已不再被視為主體，僅僅是社會中的一個客體單位，若要脫離這種被客體化，只能藉由如瘋媽那般「真正的死亡」，然而這是近乎無法達成的，因此，處在電影中規訓社會下的角色可以說是活在一個不可擺脫的悲劇之中。

本文對於這種規訓社會是否能夠用以解釋現實世界並未進行探討，電影與書中呈現的環境皆是理想化的社會場域，即傅柯所說的：「全景敞視建築是一種被還原到理想狀態的權力機制示意圖。」⁵⁴難以直接或在某種程度對應至現實社會。再者，本文主要以劇情和角色間的對話作為研究材料，對於電影分鏡與場景的配置、音樂的安排並未深入討論。並且電影中存在著多種面向的隱喻，諸如哲學、情慾、政治等，並非都聚焦在社會規訓，因此未來若需再進一步分析此電影，可以將結合不同面向的意涵作為完善方向。

⁵²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99。

⁵³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201。

⁵⁴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205。

七、參考書目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英皇電影，2007）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臺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